《俞净意公遇灶神记》白话篇+原文

【白话篇】

明朝嘉靖年间，江西有一位姓俞的先生，名都，字良臣，才识渊博，十八岁就中了秀才，每次考试都是优秀。成年后，家境贫寒，靠教书为生，与同乡十几个书生结成“文昌社”，相约要爱惜字纸、放生、戒邪淫、戒口过（言辞谨慎），实行了很多年。但他前后经过七次考试，都没有考中。生了五个儿子，有四个儿子因病夭折。第三子十分聪明俊秀，左脚底有双痣，夫妻俩都很疼爱他。八岁时在巷中玩耍走失，不知去向。生了四个女儿，仅存活了一个。妻子因儿女的原因终日以泪洗面，把眼睛都哭瞎了。俞公穷困潦倒，一年不如一年，反省时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大的过错，为什么上天会给自己这么重的惩罚呢？四十多岁后，每年腊月底，他就书写黄纸文疏，向灶神祈祷，请求代为传达给上天。这样又过了几年，也没有什么感应，直到四十七岁。

除夕之夜，与瞎妻和女儿坐在一起，满目萧条，倍感凄凉。忽然听到敲门声，俞公拿着蜡烛去看，见是一位头扎角巾身穿黑衣的人，须发花白，行礼后就座，自称姓张，从远道而回，听说俞公家有发愁的事情，特地前来慰问。俞公心里觉得此人很奇异，十分恭敬地行礼。说起平生读书积德，

至今仍功名未成，妻子残疾儿女不全，衣食困难，还把每年给灶神的文疏给张先生诵读。张先生说：“我知道你家的事情已经很久了，你的意念为恶太重，做事光图虚名，满纸的怨天尤人，亵渎上天，恐怕受到的惩罚还不止这些。”俞公大吃一惊问：“听说冥冥之中，哪怕做一点善事都会记录下来。我发誓做善事，恪守规条已经很久了，难道都是光图虚名吗？”张先生回答：“就说你们规条中所约定爱惜字纸一款吧。你的学生和朋友们，多用旧的文书图册糊窗裹物，甚至用来擦桌子，用完后借口不能玷污，随即用火烧掉。你每天都亲眼所见，没有告诫过一句。只是在路上偶然碰到字纸，拾回来用火烧掉，有什么用呢？文昌社每月放生，你也随波逐流，因人成事。如果别人不去做，你也就放弃了。其实内心一点都没有动过慈悲的念头。况且你家还在吃虾蟹之类，他们难道就不是生命了吗？再说‘戒口过’这件事，你能言善辩，强词夺理，大家与你交谈常常被你折服。你当时话一出口，心里也知道伤人太深，但因为朋友们熟惯了，随意取笑，不能禁止。语言中往往触怒鬼神，暗中给你做恶的批注不可胜数。你还以为自己宽厚忍让，你这是欺骗谁呢？难道你能欺天吗？邪淫之事虽无实际行为，但你见到人家的美貌女子，一定会久久凝视，心旌摇曳，不能自己，只是没有机会去接近罢了。你自己反省当时的情况，真的能象鲁国的正人君子那样坐怀不乱吗？还说自己一辈子不近邪色，可以面

对天地鬼神，真是妄想呀！这是你们规条中发誓奉行的，尚且如此，何况其余方面。你每年所焚告的文疏，都已告知上天，天帝命令日游使者来观察你的善恶，几年之中没有一件善事可记。反而在你独处之时，可以见到你的贪念、淫念、嫉妒念、急功近利的念头；自以为是、轻慢别人的念头；追念往昔、期望将来的念头；报恩复仇的念头，充斥于胸，不可胜数。这些种种恶念在心中固结，被天神记录得太多了。上天惩罚你也就一天比一天厉害。你躲避灾祸还来不及，还怎么能祈求福报呢？”

俞公听完后惶恐不已，伏地流泪说：“您既然能知晓幽微之事，一定是神仙，请您救度我。”张先生说：“你知书明礼，也知道羡慕善行、善言，以此为乐。当你听到善言时，激动不已，见到一件善事时，不胜鼓舞。但是过去就忘了，原本信根不深，又没有恒心来巩固，所以平生所行善言善行，都是敷衍了事，何尝有一件事是发自内心的。而且满腔意恶，起伏缠绵，还想责备上天没有降福。这就象种了遍地荆棘，却痴心妄想收获禾稻，难道不荒谬吗？你从今以后，要把所有的贪淫、刻薄、妄想、其他杂念，先下大力气彻底改正，让内心一尘不染保持清净。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一心向善。如果有能力办到的善事，就耐心去做，如果能力达不到，也要勤勤恳恳，使这个善意圆满。第一要有忍耐心，第二要有恒心。千万不可懈怠懒惰，不可自欺欺人，长期做下去自然

会有意想不到的效验。你家对待我十分虔诚恭敬，特意来回报你，赶快勉力修持，尚可挽回天意。”张先生说完后，就进了俞公的内室，俞公赶快起来跟随，到灶下，人忽然不见。这才意识到是灶神显灵。

当下焚香叩谢，并于次日大年初一拜祷天地，发誓痛改前非，专做善事。还改了自己的号，叫净意道人，意在誓除各种妄念。刚开始行动之时，杂念很多，不是怀疑就是懈惰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依然浮躁沉沦。于是在家中所供的观世音菩萨圣像面前，把头叩出了血，恭敬地立誓发愿，愿善念永远纯净，积善的功德精诚递进，倘若有丝毫自己宽容自己的地方，就永堕地狱。发愿以后，每天清晨虔诚背诵大慈大悲观音菩萨的尊号一百声，以祈求暗中有神灵相助。从此后一言一行、每时每刻，都象鬼神在旁，不敢欺骗放肆。一切对别人，乃至对万物有利的事，事无巨细，不管自己有多忙，别人知道不知道，能力能不能达到，都怀着高兴的心情去做，一定要排除万难做成才罢手。随缘方便，广植阴功。并且以伦理道德、勤奋学习、谦虚忍辱和因果报应的道理劝导大众，逢人说教，惟恐时间不够。每月月底的那一天，就把一个月所行所言的事情，写成文疏在灶神处禀告。这样坚持做起来，成为很自然的事情，一举一动都有许多善念相随，一静下来就不再产生一丝杂念。这样过了三年。

五十岁时，也就是万历二年（公元一五七四年），甲戌

年会考。张江陵（首相）是主考官。考完后，在同乡中为儿子寻访品学兼优的人做老师。乡里的人都一致推荐俞公。随即聘请俞公共赴京师。俞公带着家眷上路。张首相敬重俞公的品德，引荐到国子监（当时的官办大学）上学。万历四年（公元一五七六年），丙子这一年，在京师参加乡试，考中了举人，次年进士及第。一天，俞公去拜见太监杨公，杨公让五个干儿子出来拜谢。这些干儿子都是杨公在各处寻觅得来的，作为自己的后嗣，等到年老时有所依靠。其中有一个儿子，十六岁，俞公看他很面熟，问他的籍贯。说是江右一带的人，小时候误入粮船，现在还依稀记得姓氏和街巷的景象。俞公十分惊讶，让他脱光左脚，果然有两个痣。俞公大呼："这是我的儿子呀！"杨公也很惊愕，就把孩子送还，让他随父亲回家。俞公奔跑着告诉夫人，夫人搂着孩子大哭，眼睛中血泪迸流。孩子也哭，捧着母亲的脸舐她的眼睛，母亲的双目因此复明。俞公悲喜交集，从此不愿为官，向张江陵告辞回乡。张首相认为他是个义人，厚赠他贵重的礼物送他返乡。

俞公在乡里居住期间，行善更加积极。他的儿子娶了媳妇，连生七个儿子，都长大成人，读书用功，个个成名。俞公亲手写下遇灶神的过程和自己改过的经历，用来教育子孙。后来健康长寿，直活到八十八岁寿终。大家都认为这是积德行善，得到上天福报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

明嘉靖时，江西俞公，讳都，字良臣，多才博学，十八岁为诸生，每试必高等。

年及壮，家贫授徒，与同庠（xiang，同学）生十余人，结文昌社【注1】，惜字，放生，戒淫杀口过，行之有年。前后应试七科，皆不中。生五子，四子病夭。其第三子，甚聪秀，左足底有双痣。夫妇宝之。八岁戏于里中，遂失去，不知所之。生四女，仅存其一。妻以哭儿女故，两目皆盲。

公潦倒终年，贫窘益甚。自反无大过，惨膺(ying遭遇)天罚。年四十外，每岁腊月终，自写黄疏，祷于灶神，求其上达。如是数年，亦无报应（感应）。

至四十七岁时，除夕，与瞽(gu盲)妻一女夜坐。举室萧然，凄凉相吊。忽闻叩门声。公秉烛视之，见一角巾、皂服之士（头扎方布、身穿黑袍的学者），须发半苍。长揖就座，口称张姓，自远路而归，闻君家愁叹，特来相慰。

公心异其人，执礼甚恭。因言生平读书积行，至今功名不遂，妻子不全，衣食不继。且以历焚灶疏，为张诵之。

张曰："予知君家事久矣。君意恶（心地污染）太重，专务虚名，满纸怨尤，渎陈上帝，恐受罚不止此也。"

公大惊曰："闻冥冥之中，纤善必录。予誓行善事，恪奉规条，久矣。岂尽属虚名乎？"

张曰："即如君规条中惜字一款，君之生徒与知交辈，多用书文旧册糊窗裹物。甚至以之拭桌，且借口曰勿污，而旋焚之。君日日亲见，略不戒谕一语。但遇途间字纸，拾归付火。有何益哉？社中每月放生，君随班奔逐，因人成事。倘诸人不举，君亦浮沉而已。其实慈悲之念，并未动于中也。且君家虾蟹之类，亦登于庖（厨房）。彼独非生命耶？若口过一节，君语言敏妙，谈者常倾倒于君。君彼时出口，心亦自知伤厚，但于朋谈惯熟中，随风讪笑，不能禁止。舌锋所及，触怒鬼神。阴恶之注，不知凡几。乃犹以简厚自居。吾谁欺？欺天乎？邪淫虽无实迹，然君见人家美子女，必熟视之。心即摇摇不能遣，但无邪缘相凑耳！君自反（反省）身当其境，能如鲁男子乎？遂谓'终身无邪色，可对天地鬼神'，真妄也！

"此君之规条誓行者，尚然如此，何况其余！君连岁所焚之疏，悉陈于天。上帝命日游使者，察君善恶，数年无一善行可记。但于私居独处中，见君之贪念、淫念、嫉妒念、褊急念、高己卑人念、忆往期来念、恩仇报复念……憧憧（chong 繁多）于胸，不可纪极。此诸种种意恶，固结于中。神注已多，天罚日甚。君逃祸不暇（xia），何由祈福哉！"

公惊愕惶悚(song 恐惧)，伏地流涕曰："君既通幽事，定系尊神。愿求救度！"

张曰："君读书明礼，亦知慕善为乐。当其闻一善言时，

不胜激劝。见一善事时，不胜鼓舞。但旋过旋忘（很快就忘记）。信根原自不深，恒性是以不固（牢固）。故生平善言善行，都是敷衍浮沉，何尝有一事著实？且满腔意恶，起伏缠绵。犹欲责天美报，如种遍地荆棘，痴痴然望收嘉禾（美好果实）。岂不谬哉？！

“君从今后，凡有贪淫、客（苛刻）气、妄想、诸杂念，先具猛力，一切屏除，收拾干干净净。一个念头，只理会善一边去。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，不图报，不务名。不论大小难易，实实落落，耐心行去。若力量不能行的，亦要勤勤恳恳，使此善意圆满。第一要忍耐心。第二要永远心。切不可自惰，切不可自欺。久久行之，自有不测效验。君家事我，甚见虔洁，特以此意报之。速速勉持，可回天意。”

言毕即进公内室。公即起随之，至灶下，忽不见。方悟为司命之神。因焚香叩谢。即于次日元旦，拜祷天地，誓改前非。实行善事，自别其号曰“净意道人”，立志誓除诸妄也。

初行之日，杂念纷乘，非疑则惰。忽忽时日，依旧浮沉。因于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，叩头流血，敬发誓愿。愿善念永纯，善力精进。倘有丝毫自宽，永堕地狱。每日清晨，虔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尊号一百声，以祈阴相（以求佛力加持）。

从此一言一动、一念一时，皆如鬼神在旁，不敢欺肆（欺瞒、放肆）。凡一切有济于人、有利于物者，不论事之巨细，

身之忙闲，人之知不知，力之继不继，皆欢喜行持，委曲成就而后止。随缘方便，广植阴功。且以敦伦（安分守己）、勤学、守谦、忍辱，与因果报应之言，逢人化导，惟日不足。每月晦日，即计一月所行所言者，就灶神处，为疏（疏文）以告之。持之既熟，动即万善相随，静则一念不起。

如是三年，年五十岁。乃万历二年，甲戌会试。张江陵为首辅。辍闱（会考完毕）后，访于同乡，为子择师。人交口荐（推荐）公。遂聘赴京师。公挈眷以行。张敬公德品，为援例入国学。万历四年，丙子。附京乡试，遂登科。次年中进士。

一日，谒（拜访）内监杨公。杨令五子出拜，皆其觅诸四方，为己嗣，以娱老者。内一子，年十六。公若熟其貌。问其籍（原籍），曰江右人，小时误入粮船，犹依稀记姓氏闾里。公甚讶之。命脱左足，双痣宛然。公大呼曰："是我儿也！"杨亦惊愕。即送其子，随公还寓。公奔告夫人，夫人抚子大恸，血泪迸流。子亦啼，捧母之面而舐其目，其母双目复明。

公悲喜交集，遂不愿为官。辞江陵（张公）回籍。张公高其义，厚赠而还。

公居乡，为善益力。其子娶妇，连生七子，皆育。悉嗣书香焉。公手书遇灶神、并实行改过事，以训子孙。身享康寿，八十八岁。人皆以为实行善事，回天之报云。

真假的修行真是瞒不过！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举心动念都要善,存好心，說好話，做好人！